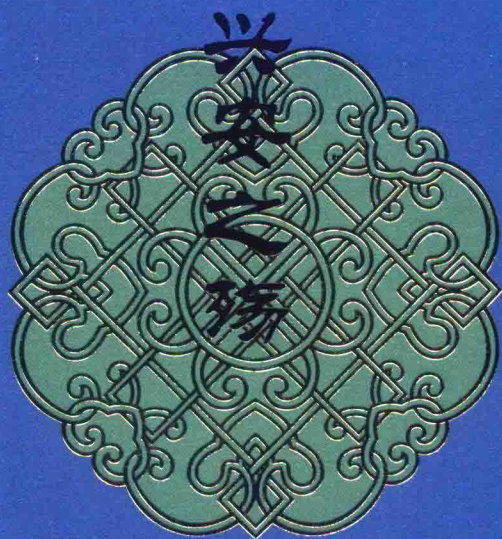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四辑



兴安之路

浩·乌力吉图 / 著 胡日查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四辑



浩·乌力吉图 / 著
特·胡日查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兴安之殇/浩·乌力吉图著;特·胡日查译.-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6.1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9351-5

I. ①兴… II. ①浩… ②特…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7483 号

兴安之殇

作 者: 浩·乌力吉图

译 者: 特·胡日查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袁艺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蒙文题字: 艺如乐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12.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51-5

定 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乌兰图雅

刘 方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兴安之殇



万物复苏的夏季，巍峨的兴安山脉一派葱茏翠绿，如罩上了一片片绿色的盔甲。

清晨，淡蓝色的雾霭飘浮在山巅，与天边的白云相依，极目远眺，如同一位微笑的老者举着长长的哈达。苍茫的峡谷山涧里，一眼眼清泉潺潺涌出，汇聚成小溪淙淙流淌；茂密的森林里百鸟鸣唱，百兽栖居。这是一片闻名遐迩的古老神奇的土地。

在兴安山脉北麓，无数清泉汇聚成的若干条河流潺潺流淌。其中流向左侧的成为伊敏河源头，流向右侧的汇聚成辉河，奔向西北方向的是哈拉哈河的源头。

伊敏河、辉河蜿蜒流动滋养着万物，如同镶嵌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两条玉带汇入海拉尔河，并齐聚到额尔古纳河，最后汇入到阿穆尔河（黑龙江）奔向大海。

俯瞰那蜿蜒起伏辗转流淌的伊敏河、辉河流域，眼前呈现的仿佛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的艰辛苦难的一幅幅画卷，又如弹奏起索伦鄂温克人的马头琴双弦，那一曲曲悲壮、如泣如诉的乐章，似乎是苍老的历史回声又在耳边萦绕……

夏日的清晨。

两位骑马人沿着细细的小径走近了乌拉额得乐格^①。

这时在乌拉额得乐格东岸上，靠河套而居的几户人家冒出了炊烟，穿过清晨湿润的空气飘上湛蓝的天空。

地窖子附近，几匹戴着马绊子的马正悠闲地吃着露水浸润过的青草，几头母牛躺在拴犊绳附近闭着眼睛反刍，安然地等待着主人来挤奶。

身着挤奶服的索伦妇女们提着桦树皮奶桶，忙着引奶、挤奶。

等两位骑马人走到地窖子前，猎狗们叫着迎了过去。正在挤奶的妇女从牛肚子下看到他们的到来，赶忙起了身，往屋里喊：“哧噫！呼德尔，起床啦！孩子们回来啦！”

话音刚落地窖子门被掀开，走出一位谢顶老头儿，用手搭在被强光晃眯了的眼睛上看了看，嘴里嘟囔着：“嗟，孩子们满载而归啦！”便走了过来。

两位年轻人拴上马，从肩上卸下枪支。

“阿爸，艾哈恩给^②！”高个儿年轻人微笑问好。

“艾^③！艾！”老者答道。

旁边的年轻人也跟着问候：“阿米汗^④艾哈恩给！”

“艾！艾！你们还顺利吧孩子们！打着什么了这是？”

① 乌拉额得乐格：地名，红色渡口。额得乐格：鄂温克语，渡口。

② 艾哈恩给：鄂温克语，您好。

③ 艾：鄂温克语，好。

④ 阿米汗：鄂温克语，大伯。

两位年轻人齐声说：

“打了一头罕达猱^①，可肥了呢！”

“我们都走到了辉胡吉日那里才打着的。”

老者看到卸下的罕达猱还带着犄角便说：“唬噫！为什么连头带犄角驮来了？应该把犄角砍掉才是啊！”

两位年轻的猎人露出洁白的牙齿咧嘴笑了笑，说：“是那把斧头不快，没砍掉犄角！”

老者哈哈笑着说：“看来你们离成为有经验的猎手还有一段距离呀！”便上前帮着卸下马背上的猱。看到猱的四叉犄角，老者不无欣慰地说：“还是一只成年猱啊！”说着就抱起罕达猱放到地窨子屋顶上。三人进了屋。

呼德尔老头儿的儿子呼日勒巴图进了屋，枪口朝外挂在了西面墙壁上的鹿角挂钩上，脱下外衣，并让同伴兴海在西面床上坐下。

外面挤奶的妇女开门走了进来：“孩子们可是走了整整一晚上吧？”

“是啊！额嫫^②艾哈恩给！”呼日勒巴图说。

“额妮恒^③艾哈恩给！”兴海也起身问好。

呼日勒巴图的额嫫放下奶桶，洗了手，端来了茶，“艾！艾！来，孩子们往前坐喝茶。兴海你也把外衣脱了吧。喝完茶就在这里休息吧！”

呼德尔老头儿喝了两碗茶，拿起刀说：“老婆子啊，咱俩出去剔肉吧！”

老两口将猱扒皮、肢解、剔下肉分好。

老头儿不无骄傲地说：“唬噫！老婆子，看咱儿子也成了一

① 罕达猱：驼鹿。

② 额嫫：鄂温克语，母亲。

③ 额妮恒：鄂温克语，大娘。

位很不错的猎人啦!”

女人频频点头说:“可不是吗!这不领着兴海还满载而归了呢!”

“我的儿子很快会像他阿爸一样是一位莫日根^①啦!”看到儿子日渐成熟,呼德尔老人心中充满喜悦。

“呸!看你这模样,你在呼日勒巴图这岁数时会打猎吗?也许清鼻涕都没来得及清理干净呢!”女人不无讽刺地咧嘴笑起来。

老两口边夸奖孩子,边互相开玩笑。

听到呼日勒巴图和兴海打猎归来,附近的乡亲们都跑过来。老人们打听打猎情况,赞不绝口地夸着两位新猎手;年轻人和女人们则帮忙劈柴、挑水,准备煮肉。

呼德尔老人把提前准备好的两根带杈口的湿柳条用斧头修整了几下,还准备了一根稍粗点的柳条,一头插进放在地上的鞍子下面,另一头上挂一口带黄铜提环的猎锅,用提前准备好的杈口柳条在正中间支上,这样就支起了一个行猎灶火。

老人笑眯眯地说:“孩子们瞅好了!这叫达斯浑灶^②,把这两根柳条支撑往外撇开,锅就往下;往里收锅就提高。都学好咯,这可是我们猎人的智慧啊!简单又方便,随时可以支起、收起。”

小伙儿们马上动手支起了好几口行猎灶,起火煮肉。很快开了锅,肉就熟了。

作为长者的呼德尔对大家说:“扎!肉熟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肉吧!”

人们把盛在木盘里的肉端了上来,呼德尔刚要坐,兴海的父亲锡日乐岱老人从怀里拿出一瓶酒递给他:“扎,呼德尔莫日根,你敬山神、火神吧!”

① 莫日根:鄂温克语,猎人。

② 达斯浑灶:鄂温克猎人狩猎时发明的既简便又实用的锅灶。

呼德尔割了几块肉往四面敬了敬，并割了一块肉敬给火神，举起手说道：“扎，山林之神、我们何勒得赓莫混^①高伊浩勒景敖包^②之神圣母高高在上！永不灭的旺盛之神火神，请您品尝我们猎获之物的鲜美吧！”

之后，自己割一块肉嚼了起来，说：“哈！这肉真鲜嫩啊！成年罕达谳的肉还是不一样啊！”并对一直等他的大伙儿说：“扎，大伙儿吃肉吧！吃吧！”

突然，围在人群边上等骨头的猎狗们狂叫着跑起来。呼德尔往猎狗跑去的方向望了一眼，笑着说：“喔！这个鄂伦春的道兴佳闻到新鲜猎物的味道跑来啦！”

人们不约而同地望了过去。

一位戴着尖帽、骑着高大个枣骝马、背着长枪的人往人群这边走来，人们纷纷认出了他。

“听说，道兴佳骑的这匹枣骝马是从锡尼河布里亚特部落那里来的，背的长枪是当兵的汉人用的，很厉害的。”

“是啊！那长枪射得远，准性又好。”

男人们用羡慕的口吻谈论着道兴佳的坐骑和长枪。

等道兴佳走到拴马桩边上，呼德尔喊住了狂叫的猎狗们。

道兴佳拴好马，把长枪挂在马鞍前桥上，往大伙儿这边走来并问好着：“扎！大家艾哈恩给？”

大家应了一声：“艾哈！你艾哈恩给？”

呼德尔给道兴佳让出个位置：“扎，道莫日根！往这里坐，坐！”

① 何勒得赓莫混：姓氏，鄂温克族的一个氏族。莫混，鄂温克语，氏族。

② 高伊浩勒景敖包：高伊浩勒景，鄂温克语，“袅袅拂动山”之意。清代索伦右翼镶蓝旗一位姓何勒得赓的章京回来路过高伊浩勒景山时，猎得一头鹿而感到十分吉利，故在此山竖立敖包祭祀，又称何勒得赓敖包，位于伊敏苏木吉登嘎查境内。

道兴佳看了看大家说：“唬噫！呼莫日根，请大家吃新鲜肉呢？我赶的时候正好啊！”并坐在了呼德尔旁边。

呼德尔拍了拍老朋友的肩膀，递给他一把刀说：“来！吃肉。道莫日根身体可安康？最近老是看不到你的影子了。今天这是太阳从哪一边升起，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身边了？”

道兴佳盘腿坐在了老友身边，拿刀割了肉敬了山神，吃了起来。

“好肉！是成年罕达犚的肉，鲜嫩多汁啊！”

“道莫日根从哪里来？”呼德尔问。

“今天早晨去了阿木吉铁，看了看罕达犚的情况，顺道就来到你这里了。”

“怎么？从阿木吉铁那里就闻到肉香了吗？”呼德尔笑着开玩笑。

“就是。我在阿木吉铁那里看到罕达犚的蹄印走向山里，就知道你们的猎手在辉碱泡那边打了犚。我直接从辉河沙埠尔泰额得乐格过河来这里了。”道兴佳轮流看了看呼德尔和锡日乐岱，接着说，“如果我没猜错，这只犚是呼日勒巴图和兴海两个打的吧！”

呼日勒巴图奇怪地问：“叔叔您怎么知道是我们打的呀？”

道兴佳慢慢抿了一口酒，用一种神秘的眼神看了看呼德尔，两个人会心地大笑了起来。

后生们看两位老人大笑，摸不着头脑，不由得连声问：

“一对料事如神的老猎人，他们难道有什么法术吗？”

“怎么知道的呢？”

道兴佳笑呵呵地说：“兴海！你黄骠马的右侧肋条上是否肿了？不信你们去看一眼。”

后生们一起跑过去看个究竟。不出道兴佳所言，兴海坐骑的右侧肋骨被什么东西压着了似的肿了起来。

“真的，肿起来了！这老猎人真是料事如神啊！”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兴海伸手摸着自己的坐骑，失声问道兴佳：“叔叔您是咋知晓的呀？”

呼德尔笑着对道兴佳说：“看我们的两位大猎人把罕达罕连头带犄角地驮来了不是！”

道兴佳哈哈笑着：“是吧！我就觉着马背上的驮负有点不对劲嘛！往右边偏着。”

“那不，在地窖子顶上的带犄角的犴头。”

道兴佳止住了笑对后生们说：“你们两个莫日根听好了，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认出你们，并知道兴海的坐骑肋条肿胀的。我是在辉河沙埠尔泰额得乐格旁的马蹄印认出来的。兴海的黄骠马腿细，腿细的马走路轻，蹄印也浅。腿细的马不擅长走泥泞路，所以你的黄骠马进了渡口没走几步就蹦跳起来，并从右侧拱出渡口。但是，呼德尔莫日根的青灰色骠马的后代都是粗腿，四条腿有劲，走路稳稳当当，进了泥泞也不会蹦跳。这样的马很少啊！我看到马蹄印就认出它是呼德尔莫日根的马，但也猜出骑乘的人不是莫日根本人，因为兴海的驮负偏着呢，只有没有经验的后生才如此驮猎物，不是老猎人的做法……”

大伙儿听道兴佳解释都笑了起来，心中暗暗佩服这位眼尖心细的猎人。

道兴佳心里想着，说兴海的坐骑不擅长走泥泞，年轻人该不高兴了吧？就接着说：“兴海的坐骑是一匹比赛的好马呀！擅长长距离。只要你调驯好了，你的坐骑会追上狼的。好好爱惜吧，孩子！”

“道莫日根，你年轻时候那喜欢快马的劲头还在呢，看到好马就激动！”呼德尔说。

“哈哈，不行了！骑不动了。呼莫日根你看看我这匹枣骝马

怎么样?”

呼德尔瞥了一眼那马不太在意地说：“这马也就能跑一天的行程吧，还可以。”

“唬噫！可不敢那么说呀！听说这是锡尼河布里亚特部落色·陶都碧玺有名的快马呀。是我们那里布里亚特马倌给我拿来的，布里亚特的。”

看着老朋友道兴佳，呼德尔意味深长地说：“你也该收手了！”

道兴佳连忙摇头说：“不是，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是我们马倌用几匹马换来的。”

“你那位流浪要饭的布里亚特马倌哪来的几匹马？要是马群牲畜，他还能独身一人四处流浪吗？”呼德尔不高兴地说。

“扎，不管那么多，就是他拿来的马。大不过就是从他们乡亲们那里收来的‘税’呗！哈哈……”道兴佳为了把话题转到别处对锡日乐岱说：“锡日乐岱，那年我从乌珠穆沁弄来的那匹黄骠骡马的后代还在吗？”

锡日乐岱摇摇头说：“没了，早卖了。走马^①在雪地上撒拉着腿不走道。”

“是啊！走马不适合在冬季骑乘，哈拉哈马和巴尔虎马却不错。达格森乌里梭^②的阿穆尔萨纳老头儿的那匹白嘴灰马那跑得！喇嘛啊！去年冬天的大雪里把一只母鹿愣是给撵上活捉了。”道兴佳饶有兴趣地说着。

“是啊，那匹马就是哈拉哈血统的马。”锡日乐岱点头附和道。

锡日乐岱起身说：“我要去一趟达格森乌里梭，马吉格苏荣、达姆丁我们仨在那里为赶甘珠尔庙会做木工活儿呢！”

呼德尔问：“都做了一些啥劳什子？”

① 走马：始终保持同一节奏和速度，步态平稳的马。

② 乌里梭：鄂温克语，有血缘关系的狩猎或放牧小集团。

“嗯，准备了一些勒勒车的车辕、车辘、套马杆、木桶等。”
锡日乐岱说。

“你顺便带一些猪肉过去吧，让那里的乡亲们也尝尝鲜。我和道莫日根很长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得好好聊聊。”

“好的，好的。”锡日乐岱拿起猎刀走了过去。

“道莫日根，我听说你去了岭南了。那里有什么新鲜事吗？”
呼德尔端起酒问道。

“嗨，我只是为了拿几匹马换回一些弹药去了齐齐哈尔一趟。除了日本兵越来越多了，别的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呀？”道兴佳抿了一口酒，不无忧愁地说道。

“在我们东北地区到处都有日本国的兵，东北快成他们的啦！”呼德尔又拿了一瓶酒倒到两个人的碗里。

“也不知道张作霖大帅的军队为什么让外国鬼子进入咱们东北。”

“谁知道啦。我听说汉人分成了若干个党派窝里斗，无暇顾及日本人，没有人打鬼子呢！”

“不可一世的大清朝这回可能要亡国了！”

……

两个老猎人都喝了好多酒，敞开心扉地谈了很长时间。道兴佳说道：“扎，肉我也吃了，酒我也喝好了，该起身回营地了。呼莫日根，我对一位汉人承诺了一件事。”

“什么事？”

“承诺为他弄一个狍茸。”

“那儿不有个现成的吗？拿去给他不就成了！”呼德尔边说边叫来呼日勒巴图把狍茸角锯下来，给了道兴佳。

道兴佳说：“呼莫日根，我那里有两箱长枪，足足二十杆枪啊，我把它送给你吧！你明天派两个后生去取。好吧，那就这

样了，我走啦！”

呼德尔为道兴佳把犴茸角用皮绳拴在马鞍上，说：“好吧！你慢点走。”

“再见！”

送走了道兴佳，呼德尔担心地叹了口气对老伴儿说：“这个道兴佳呀，从来就不知道听人劝适可而止呀！”

“道兴佳又惹什么事了？”他老伴儿问。

“这不又骑着一匹布里亚特马来了吗？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历。他总是这么惹事啊！”呼德尔有些生气地说。

女人心想，这老头儿替别人着急倒是有他一套，便开口说：“道兴佳你俩没什么两样，都是盗马贼！”

“我什么时候做过盗马贼啦？”

“你不是经常炫耀自己跟达格森乌里梭的景昌赶回哈拉哈人的马群吗？”

被说到点子上的呼德尔咧嘴笑了起来：“唉，达格森乌里梭的景昌可是个真正的汉子，好摔跤手啊……”说着说着思绪便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二

那是在呼德尔年轻时深秋的一天，他发现自己的马群里缺了几匹马，就赶紧出去寻找。

在昭勒额得乐格^①前的泥泞路上，呼德尔发现了一个骑马人牵着几匹马走过的蹄印，就知道马匹被盗马贼牵去了。他背上

① 昭勒额得乐格：鄂温克语，石头渡口。